# 台學統

古學統卷二十五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十二忠節下

盧少卿盧希魯先生原質　鄭公智　林嘉猷

明史方孝孺傳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原質字希魯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修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等皆被殺公智字叔貞嘉猷名昇以字行皆師事孝孺孝孺嘗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賢良舉爲御史有聲嘉猷

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館爲編修尋
遷陝西僉事嘗以事入燕耶知高煦謀傾世子狀孝孺
閒燕之謀實嘉猷發之皆坐黨誅死、
案高煦謀傾世子此人倫之變實肖乃父矣然林
嘉猷欲因此閒之則非儒者之道也乃方先生竟用
其計何耶卒之世子恭慎閒不得行則亦何益之有
哉吾於是歎高巍韓郁之識卓乎其不可及已高巍遼州
人洪武中旌孝行惠帝卽位方議削諸王獨巍與御史韓郁先後請加恩
大清一統志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方孝孺姑子也洪
武中廷對第三授編修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
白燕兵至不屈被殺弟原朴等皆死福王時贈原質禮

部尚書謚節愍
兩浙名賢錄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孺姑
也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
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藜
扂太乙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賜傳奔喪
三十八年歷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
不屈死族其家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太常少卿盧原質寧海人孝孺
姑子建文時屢有戰功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皆被殺
見明史
及輯覽通謚節愍
盧原質傳　寧海張輔　赤城後集十八

盧原質字希曾寧海人洪武二十二年中鄉試明年中禮部試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賓第三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以詞翰爲上所寵任歷太常少卿以弗與南郊左遷溧水丞單車赴任摩煦撫字不遑寢食不屑於簿書期會而趨事赴功者以後期爲恥尤存心於教化大修孔子廟不善與世俯仰曰寧以孤亢見黜不忍厲民以媚人後以他事坐逮至京師耆民數十百人詣闕言丞廉平狀至有感激流涕者上特褒賞遣還明年又以實徵事坐逮耆民復請如初時天下吏坐實徵者以千計詔特還溧水丞餘皆抵法既辭病作而卒吏民載其柩還縣治以次哭奠年四十二原質奉親得子道

於兄弟能友愛於朋友僚親有信義其在翰林太常也所得俸賜皆費於親黨知識而自奉如韋布時其在涼水也吏有强致生魚一二尾於其家僮者原質既歸家僮以告大怒笞僮召吏還之其廉如此云

按此傳與史不同未詳孰是姑並存之

又按赤城新志洪武二十年丁卯科盧原質寧海人戊辰進士及第歷翰林編修太常少卿戊辰洪武二十一年也此云二十三年中鄉試明年中禮部試亦舛矣

與盧編修希魯書 方孝孺 遜志齋集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

與亞兒裹擔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卄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崤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弔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當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澀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嘵嘵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

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修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恆自媿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癭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旁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修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

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亦不敢厭庶幾歲晚有登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

見便人略報 一二

大清一統志林嘉猷初名昪以字行寧海人與鄭公智師方孝孺孝孺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中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館爲編修尋遷陝西僉事燕王稱帝坐方黨被逮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謚穆愍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節愍

兩浙名賢錄林嘉猷名昪以字行臨海人臨當作寧少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姻族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

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𦨻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戸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不屈死之

又陳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孝王（按當作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説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儒林錄林嘉猷先生原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與同

邑鄭智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正學先生師焉正學獨以
得丕承爲喜相勖以進於聖賢之道洪武丙子先生以
儒士校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智同召至成都薦爲
府僚訝其名字不相符爲更名良顯建文初辟先生入
史館爲編修智首爲監察御史而先生累遷陝西按察僉
事用忠節化民燕府嘗召入居處最久得二郡王隱情
素傾世子以告正學於是上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
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王儼引見世子計且得行世子
竟先發事遂潰壬午六月內難平坐方黨遂至京大慟
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九月中遇害智字叔貞力
學好古工文詞友先生而師正學以賢良舉當官吏事

精敏持法不阿至亦論死初先生事邑人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與人顧恤者獨徒步千里追送贈遺涕泣訣別人高其誼卒死方氏之禍蓋始終義士也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陝西按察使僉事林嘉猷寧海人師事孝孺間燕之謀實發自嘉猷坐黨被戮見明史及輯覽通謚節愍

御史鄭公智寧海人以賢良擢任嘗師事孝孺坐黨被戮見明史及輯覽通謚節愍

答林嘉猷書　方孝孺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慮席焉光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為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

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獨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佡佡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

珍自誑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疏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宏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

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焉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已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已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

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來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

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愼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

已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修焉在人者

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

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

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

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

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

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

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

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

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鄭公智遺文

贈別石君恆德序 王台文獻　按石允常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河南僉事見赤城新志

余始丱角從伯兄習句讀于邑庠師于時習進士業者數十輩軒然以髦俊自器以對策大廷膏澤黎庶自志者纔五六人而石君恆德其一焉時尚幼騃未能究其淺深然竊知其爲用世士也暨伯兄登進士第授職天曹余往問而遂留焉別石君者五載後伯兄歿于官舁柩歸葬復會石君于邑庠究其業益深即其容則粹和之氣溢出耳其議論犖犖有哲士風予驚焉知其爲用世士益信居無何予游學山南與之別復五載今年游成都而石君已爲進士授行人職奉命至蜀相會于錦

官傳舍握手道舊驩甚叩其所蘊則非止倍蓰于邑庠時矣既而以王事靡盬遽爾言別送之錦江上執其手而言曰予去家萬里從師授經弗見庭闈故舊者五年莊周云去國朞年者見似人而喜而況賢且親如君者乎且伯兄之歿已久凡舊所遊歷之地與嘗吟詠培植之物皆常珍護而不敢忽況見其平生之契友乎予安得不爲君之來而喜去而慼也追記會君于邑庠而別而再別而又再會于此僅十載間少者壯而壯者死欲求伯兄之言笑而不可得矣顧人寓形於天地間果何所恃乎其可圖不朽而長存者其惟立德乎斯別也尚當一心王事攄誠賢勞秉公忠愼密之心鼓勇銳直方

之氣隨所遇以行致君澤民之政他日功成名遂致事故鄉執杯酒於丘園桑梓之閒以爲君賀孰謂未可卜乎豈非爲士者之素願哉石君聞予言欣然笑躍然喜歌伐木之詩數闋和皇華之詩一章遂揮手而去

按公智伯兄蓋即鄭士元字好仁者也洪武初以儒士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未嘗登進士授職天曹也唯寧海縣志云鄭士原洪武初進士除懷慶同知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空印事起輸作江浦卒於京師與此頗合

侍郎盧士恭先生迥 鄭恕字本忠 鄭華字思孝

明史卓敬傳同時戶部侍郎死者有郭任盧迥迥仙居

人爽朗不拘細行喜飲酒飲後輒高歌人謂迥狂及仕折節恭慎建文三年拜戶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台人祀之八忠祠

大清一統志盧迥字士恭仙居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累官戶部左侍郎燕兵起與郭任主抗禦之策京師陷抗節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節愍

廣輿記盧迥爲人疏俊每飲酣善謳人以爲狂及歷顯達恭慎自將會靖難師渡江迥以戶部侍郎抗守不屈將就刑長謳而死

明史顏伯瑋傳鄭恕仙居人蕭縣知縣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二女當配亦死之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東平

吏目燕兵至州長貳盡棄城走華謂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若年少何蕭泣曰君不負國妾敢負君華曰足矣帥吏民憑城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

大清一統志鄭恕字本忠仙居人好古博雅洪武中由昌國縣訓導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誦北平福王時謚惠節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節愍

大清一統志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進士授行人奉使有聲坐註誤貶東平州吏目燕兵至州長貳盡棄城走華謂妻蕭曰吾義必死蕭泣曰君不負國妾敢負君華曰足矣率吏民憑城固守力疾戰城破不食五日死

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謚貞莊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節愍
山東通志宦績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建文時以御
史建言貶授東平州吏目靖難兵圍東平州長貳皆棄
城走華率士民固守及城破不屈偕其妻蕭氏死之
兩浙名賢錄盧迥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迥疏
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酣卽長歌人或謂
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
聞者悲之
又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尙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
雅家甚貧釜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

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寗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泥姪溫汲謫北平種田

又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託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皆棄城去華獨率吏民憑城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未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

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戶部侍郎盧迥仙居人與郭任主調兵食燕兵入被執不屈長謳而死見明史及輯覽通諡節愍

蕭縣知縣鄭恕仙居人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二女同死之見明史及輯覽通諡節愍

東平吏目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官燕兵至州長貳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見明史及輯覽通諡節愍

雙忠祠記仙居應良元忠撰

台僊居有二忠臣焉曰戶部侍郎盧公迥蕭縣令鄭公恕昔嘉靖初郡守羅公僑始即郡之城隍山剏忠節祠

以祀正學靜學二先生臨海附郭縣也又因縣人請祔
行人鄭公華於義協矣尙惜當時咨詢弗周盧鄭二公
未及也嘉靖丁酉九月郡二守朱侯行縣至僊居未浹
旬善政纍纍觀聽一新縣廨西有妖祠與縣後堂相値
俗稱後堂廟歲時牢醴懽趨若狂瀆亂失經殆數百年
侯立命撤之卽其地建新祠祀盧鄭二公前樹之門復
表諸通衢曰雙忠祠後隙地爲寢堂後爲小齋翼以廡
繚以周垣因以爲士子講習之所昭勸忠也謂艮於二
公爲鄕後學知其故爲詳屬之記謹按二公皆僊居縣
三十六都人盧公由歲貢革除間歷官戸部侍郎於方
正學之門從游最密其死也在壬午夏六月亦與正學

同時令其故居曰西盧者久已爲若敖氏之鬼矣鄭公
初由歲貢領訓導陞知蕭縣壬午夏靖難師至率鄉兵
拒戰敗而南奔尋被獲以八月十七日誅是都以二公
故頻抄屢籍科糧數倍迄今遺黎困不聊生是以田夫
牧豎人人能道之君子之澤未斬也鄭誅稍後而族屬
竄匿者赦後得歸椒聊蕃衍故其事彰盧先生族誅故
其事晦獨吾邑知之稍遠者弗聞也二公之官守有大
小世裔有與滅事迹有顯晦而要其精忠大節所以光
日月高華嶽震千古表四裔者無異轍焉余因作而言
曰節義之氣正氣也鍾毓於天地而培養於朝廷當靖
難兵起而蹈白刃如飴者計五十七人賴列聖褒忠追

䘏已次第表揚崇祀矣至於寧海之方正學太平之王靜學俱叨祀列獨盧鄭二公未與若非後賢爲之表章不幾湮沒無聞乎迺今郡丞朱侯專祀二公於縣表以雙忠復祔於郡之忠節以爲正學靜學配闡百代之潛光樹風聲於永世而能仰體列聖褒忠追䘏之仁有功名教大矣侯且祀鄭公二女於杜氏貞僊之祠祀故守邢公宥馬公岱羅公僑於名宦歎李公顯忠之忠烈而時不遇也因故廟有像修祀惟嚴皆事關世教宜併記之異時國史大書不一書韋聯得書將必有考於斯侯名世忠字良弼豫章人

郎中齊源登先生汪

明史王佐傳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庶僚則齊汪字源澄天台人以進士歷兵部車駕司郎中

天台縣志齊汪字源澄號靜菴太坊人登正統丙辰進士累官車駕司郎中英廟土木之變汪與尚書王佐學士曹鼐等死之初北騎猝至文武官軍踰山而逃或勸汪亟同泣曰吾聞扈駕而出未聞先駕而入也竟死其難楊御史善弔以詩云扈從旌旗出錦州知君志與國同憂義明主辱身先死厲鬼猶思斬寇仇詳會通記祀

鄉賢詩錄參三台

忠節靜菴公畫像記天台齊召南次風譔寶綸堂集

先忠節公以駕部殉土木之難景泰改元褒卹文武死事諸臣公得贈官賜謚廕子招魂葬衣冠於其鄉而于公殉難之懷來縣則建顯忠祠崇祀之當是時公長子諱廷輔歸公喪撰公行狀者同郡郎中林公灝誌墓者泰和祭酒蕭公鎡也成化中同邑布政龐公泮方為諸生倡議祀公於鄉賢公次子舉人諱廷臣建繼武坊並乞永新內閣劉公定之為公像贊正德中解無為州教職歸鳩工建家祠董其事者公曾孫諱望霞玉霄者也嗚呼天地間正氣萬古不磨惟忠與孝我齊氏自南宋始祖宣義公遷天台傳七世至公又十二世至於今緜緜延延益以光大豈非天所以報忠孝者久而愈新遺

而愈熾乎哉我　朝康熙中巡撫高安朱公軾建清聖祠擇台郡先賢爲之配公與杜清獻方正學陳恭愍諸公與焉雍正五年詔郡縣並立忠孝祠吾邑推公爲首乾隆初　恩詔天下修先賢祠墓部臣督撫論核甚嚴吾邑推公與徐竹溪先生奉　勅有司防護於是忠節公專祠益顯至懷來顯忠祠以召南官翰林時答直隸督臣書據明實錄正史係列姓名祀典俾勒石廟中具載宣化府志今公舊像日久破損迺更摹新像張設丹青炳然若劉文安公讚已錄舊像之上不復贅

遺詩　三台詩錄

元宵燕集

京兆筵開聚德星何須追憶古蘭亭溶溶月影穿簾入
款款歌聲倚席聽火樹通宵看不厭銀箏勸酒送無停
高情未足還相約他日重來醉醁醽

題司馬悔橋

終南不及九峰高雲鎖青山雪卷濤羽客已辭天室眷
餘情猶悔出蓬蒿

題忠節齊靜菴先生出征圖 天台徐光綬印卿撰 三高士文鈔

齊忠節公出征圖洱海趙淵卿筆也正統中公以兵部
郎中奉敕簡川蜀兵送滇南靖遠伯所即監督其軍指
授機略深入不毛三閱月而平孟養還朝之日有司饋
黃金寶石堅卻勿受時淵卿在督府幕中爲繪川蜀滇

洱形勢題曰清風萬里圖以贈公此行槖中一圖而已

嗚呼自古戰陣未有不自監軍掣肘以生亂者用書生與任宦官無以異也推厥原本其弊不出二途軍旅素所不習而柔懦者畏事剛愎者喜功任性自用則俱足以覆其軍此無才之故也至於自倚麾節折挫兜牟來則索例餽還則邀厚贐有則掘尸可報爲斬級無則薏苡可指爲明珠劫掠甚於亂兵奴隸視其偏帥以至將怒士離外賊未除而內蝨已反戈而接其後放兵四出蕩隴畝爲戰場變名城爲敵國者豈非放利之一念階之厲也哉嗚呼此士君子論古讀書撫時感事未嘗不長太息於監軍之設也使皆如公之智勇具備廉潔自

持將何敵不摧何城不克更何有於區區之夜郎自大者綬有感於斯見公此圖悼公不可復作而天下事漸不可爲也則即目此圖爲一琴一硯一拂爲岳鄂王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太平矣綬以爲千古忠臣義士惟不愛錢者即能不惜命官不論文武也公後以隨征北虜殉節顯名非其徵哉若夫筆墨丹青之妙趙淵卿故自有名可不必道也

郎中余仲栗先生寬

大清一統志余寬字仲栗臨海人正德進士歷文選司郎中世宗時爭興獻大禮下詔獄戍海南隆慶初贈大理寺卿

台州府志余寬字仲栗號約中侍御史鐵之後拔鐵字茂器號困學成化十一年進士知崑山縣擢監察御史巡按廣西事竣還京卒于途年四十九祀崑山名宦宏治甲子薦於鄉正德辛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以才品轉吏部考功員外郎歷文選司郎中公忠服物廉白無私嘉靖甲申翰林部寺臺諫諸臣力爭興獻帝興國太后本生二字不宜削跪伏左順門自辰至午帝命司禮監諭退不去大怒命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林世茂毋德純等八人繫詔獄楊愼王元正等乃撼門大哭帝益怒并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亥日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謫寬戍海南餘以次罪譴丙戌以御史謝汝儀言放歸卒於家隆慶改元

丁卯裒錄先朝建言死事諸臣凡三等其繫獄戍邊斥死牖下如唐胄佘寬等二十八人俱復職贈官贈寬大理寺卿祀鄉賢祠參明史何遺詩三台文獻孟春傳

梧江夜泊

布袍初浴龍敲枕聽松聲月掛海天碧蓬開夜氣清閒愁流水去物態泛鷗輕何處歌漁父應憐楚客情、

陸方伯石涇泛舟飲別既復移席海珠寺

泮河解纜正湖平勝地移觴宿雨晴湖海風塵驚老鬢古今出處見交情波翻石壁蘦襟淨樹落雲容玉液清一笑相忘寰宇闊白鷗不住往來輕

題方丹山狎鷗亭

芒屩荷裳早息機野池竹屋護荆扉偶攜白社開尊俎笑對青山無是非波泛白鷗簾影靜苔拖翠帶雨花肥寂寥千古懷元亮瀟蕩斯人亦少微

縣令應吉生先生昌士

大清一統志應昌士字君寧仙居人崇禎中特賜進士授安定知縣流賊破潼關城陷被執不屈賊先殺其妻女以脅之終不屈僞帥釋其縛盛具延上坐從容勸降昌士舉杯擊僞帥首遂被害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浙江通志忠臣應昌士字君寧仙居人崇禎庚辰以特

恩賜進士授安定知縣癸未闖賊圍安定昌士倡兵民登陴死守越月城陷被執賊欲降之昌士奮罵不屈妻周氏與女貞在旁亦奮罵賊先殺以脅之昌士笑曰各得死所矣終不屈械至蘭州僞帥親釋其縛從容勸曰識時勢者呼俊傑昌士舉杯擊僞帥首即席遇害僕趙登裹屍還安定與周氏合葬於東山本舊通志

臨海縣志應昌士字君寧號吉生崇禎庚午薦於鄉庚辰特賜進士授陝西鞏昌府安定知縣蒞任際流寇猖獗闖賊李自成殘暴所過無完邑安定土狹民瘠無戰守具公與典史葉暹共議城守賊至環攻旬日矢石交下竟不能破先是舊邑令王垣四川人以署會寧縣爲

賊所執至是執坦至城下令說公降坦紿賊請登城以說賊信之坦既上乃勸公死守賊怒薄而乘城遂斬坦於城上城遂陷執公不屈賊磔之安定人義之立祠祀焉

成位錄應昌士字君寧仙居人崇禎庚午黃石齋主浙試第三場首題諸生不知所指或云此憂疑爲題也昌士中選爲庚辰以特恩賜進士授安定縣癸未冬闖賊圍城昌士倡民兵登陴效死以守越月被執奮罵不屈妻周氏與女貞年十六在旁亦奮罵賊先殺以脅之昌士歎曰各得死所矣終不屈十一月十九日械至蘭州僞帥親釋其縛從容勸曰識時勢者呼俊傑昌士舉杯

孳偽帥首時漏三下卽席被害僕趙登覩其事仍裹屍還安定與夫人合葬於東山　國朝定鼎士民追悼具呈督學宋琬送入名宦其詞云明之將亡闖賊肆虐潼關一破秦無堅城長吏望風納款將帥倒戟相迎獨安定應令以斗大孤城登陴誓守勢旣不支身膏白刃巖巖大節眞可與日月爭光允宜俎豆以爭明綸康熙壬寅夏安定令烏程張眞侯以憂旋攜趙登載三骸歸窆於麻姑山北麓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安定知縣應昌士仙居人崇禎十六年闖賊攻安定集衆固守城陷被執不屈死妻周氏亦遇害見一統志　通謚節愍

運使楊知白先生時熙（明史史可法傳作楊振熙）

臨海縣志楊時熙號知白萬厤丙午舉於鄉授遂安教諭陞瓊州同知轉兩淮運同署運使事適值崇禎末年湖湘齊豫流寇充斥驕兵悍將壅上流商船不行引積滯如山土商引商水商俱在淮陽七州縣內見買見給百萬之餉無所出迨甲申冬四鎮旣立兵糧急如風火鹽餉解南悉爲所截乙酉四月　大兵過淮督府史公可法駐揚州刑牲誓死守忠義感激人心同城僚屬義不忍去不數日　王師圍城子廷棟諸生有文學先省父於署中城破同時死焉

贊曰楊知白當制閫以身許國官守之責義所難逃厥

孚溪難獨去乃父子同死均吾郡丈夫子哉

遂安縣志乾隆丁亥修楊時熙字知白臨海人崇正初教諭好學不倦性樂易諸生杯酒論文藹如也整飭學宮與修建文昌祠徧栽桃李望若雲錦陞瓊州府同知終兩淮鹽運使城陷殉難

成仁錄兩淮鹽運同知楊時熙號知白臨海人萬厤丙午賢書署遂安教諭善於成就人才事載遂邑名宦陞瓊州同知轉洽職史督師檄署司事協力守禦城陷時熙縊死城上子諸生廷棟字隆仲能文冠臨海省父於任同時死焉僕楊標逃歸言狀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兩淮都轉鹽運使楊振熙一作時熙

臨海以姓揚州從史可法守城城破死之見明通紀節史

愍

侍郎陳寒山先生函輝

明史余煌傳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知縣爲御史左光先劾罷北都陷誓衆倡義會福王立來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事敗歸魯王擢爲禮部右侍郎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十章投水死按府志言赴水不死縣志言自經死當得其實

臺州府志陳函輝原名煒字木叔三槐子也按三槐字堂萬歷壬午舉人教授青谿陞廣州府用虞號晉司理轉南康府丞外艱歸卒祀鄉賢母應氏誕時夢

寒山予至家因號小寒山天性不羈父早喪母織紝以佐讀弱冠日誦數千言鍵戸雲峰山寺文名大起客者中偶居停膏油不至戲賦買油歌太史韓敬見而驚爲曠世逸才天啟丁卯薦于鄉登崇禎甲戌進士謁選授靖江令靖久缺解額日以文章課督士子自是秋闈連獲雋科名與武江錫山埒居官吟詠不輟吏事十三唱和十七署中蓄梓八數百指月有紀歲有述又開月河八十八里直達維揚水利以興己卯分校南闈得士來集之王揆等皆一時名宿庚辰奉旨視師海上渠魁就擒捷書既上擢兵科給事中爲忌者所抑迫居里治園曰誰園日事詩賦時金華許都叛飛檄連三郡兵討平

之甲申闖變從郡大夫為位哭江東之役同事猶妒其人用函輝曰予何能人置一喙與之辨但觀後日何人能死何人不能死則是非定矣事敗不入城徑上雲峰自擇六月庚寅日死時尚隔旬餘自序小寒山子年譜作自祭文雲峰埋骨記絕命詩十章及別親友詩更發笥中楮帛便面為別親故書併詩數百函既完曰他日視吾屍者必縣尉某復草一札曰或當事疑其偽則左手有禮部篆可取為驗屆期赴水淺不盡服滷又吐寺僧與諸妾交勸止之不應但命僧為繞室誦經死（按誦經下當補遂自經三字）絕命詩世多傳故不載已而果典史來驗遂葬于雲峰寺前著有七寒九青諸集行世子臣謙異之

孫守約守鍾守經守綱守躬輩皆以能文名

雜紀

臨海縣志茗上沈氏聞聲聘爲子弟師初至任達自放
主人訝之不給膏油繼夜公賦買油歌數千言太史韓
求仲見之驚爲曠世逸才由是聲震茗上授靖江令公
曰分定之也吾爲諸生時讀書雲峰山寺曾夢坐靖江
堂上及莅任因題夢江齋以志驗居官吟詠不輟姬妾
不離於側有馬季長風喜交遊大江南北諸名士座上
常滿旅進旅退半昧平生以是謗議蜂起罷官居里乙
酉江東之役諸同事猶妒其大用至丙戌五月十三日
自經于雲峰山寺年五十有七稟葬于寺之左所著有

茗游小寒山子詩砥越吟青未了寒光寒香諸集
明詩綜譚梁生云木叔眞率自矢不假藻飾其詩十九
贈僧信手拈出使人有才多之憾
台州續攷黃巖郭肇昌著乙酉春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有
江東之役函輝與張國維朱大典等迎立魯藩監國明
年事不支國維赴水死函輝哭入雲峰寺作絕命詞八
首有落日樵夫祠上應憐故國孤臣之句從容笑語扃
戶自經死
棻按先生之死史言投水而志言自經一舛也府志
言自擇六月庚寅死而縣志言丙戌五月十三日死
二舛也葢先生先赴水後自經哭入雲峰山在五月

十三日而自擇死日在六月庚寅當以府志爲據語有之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若先生者可謂從容就義矣豈不難哉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函輝臨海人初聞北都陷倡義勤王後從魯王航海相失投水死一云自經死（見明史及輯覽通謚忠節）

南疆逸史（湖州舉人溫睿臨著）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免之其友人曰子盍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於治而左君摭拾小過

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之及　大兵徇浙江郡縣向附時魯王駐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耻繼統于是乎在王聶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尙何冀乎大事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技勇句踐所以擒吳稱霸也王若起事足以立國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盡忠于王會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王至紹興王監國拜禮部侍郎進禮兵二部尙書國維督師江上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

旅華衣阿殿相爲誇耀以兵柄授方王二鎭按宏光元年十一月魯王封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寧國公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函輝歎曰大事去矣夫無種蠡之材而有伯嚭之佞何以能久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亡半道阻亂兵與王相失返台州之雲峰入文心僧舍賦詩十章自沈死年五十七

遺書

崇禎靖江縣志十七卷

崇禎十四年辛巳知靖江縣臨海陳函輝撰有自序二首內載記十三首碑一首祭文三首上上官帖三首議五首圖說一首文約二首詩六七十首又載周延儒寒山陳公遺愛碑顧錫疇送木翁陳老父母榮

赴召命序

寒光集四卷見千頃堂書目及浙江通志今未見

按温陵黃居中明立寒玉集序曰木叔自署曰寒山子而名其集曰寒光別集曰寒香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此以寒得光者也不是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此以寒得香者也至其公車初第之作余題之曰寒玉蓋取玉山高並兩峰寒之語則兼掇光香之勝而全收天地之精矣据此則寒光寒香二集皆其少作也

寒香集七卷千頃堂書目亦作四卷

按是集皆香匳體故名寒香凡五古二十四首七古

十一首五律十七首七律九十九首五絕四首七絕四十二首賦雜文十餘首有梁溪華淑字聞修序光緒己丑臨海葉書以聚珍板印行有跋

寒玉集十一卷千頃堂書目止作十卷

按是集刊於崇禎辛巳取已刻詩十五種計三千餘首刪存五百七十六首又賦一首溫陵黃居中題曰寒玉凡五古二卷九十七首七古一卷三十四首五律一卷百二首七律二卷百七十一首五七言長律一卷九首五絕一卷二十八首附六絕三首七絕一卷百十五首四言一卷十七首賦一卷有自序及黃居中吳彝疑錢邦芑序

寒江集三卷

是集皆宰靖江時所作文也上卷文三十一首內載靖江縣志十六首下卷文十九首皆時藝序也中卷未見蓋在靖江時申詳禁約之類載靖江志者凡十一首

寒喜集三卷

是書皆爲僧家所作文也上卷募疏等二十七首下卷序記雜文二十三題有一題十則一題十四則一題三十三則者其論護生戒殺之義最詳盡矣

寒山集　未見

明詩綜陳函輝初名煒字木椒鄉舉後改今名更字

沐叔號寒山崇禎甲戌進士除靖江知縣以疾乞歸有寒山集按此集疑即府志所謂小寒山子詩選也

薄寒集未見

寒松集四卷未見

見千頃堂書目及浙江通志

寒菘集四卷未見

見浙江通志

按府志書目八寒集寒香寒玉寒光薄寒等集又有小寒山子詩選俱陳函輝著而人物傳則云著有七寒九青諸集行世今所見書名已踰八寒之數不止七寒之目也

青精草一卷

是集亦辛靖江所作詩一百八首附外贈詩四十八首有自序及許經定宇江城九貺唱和詩跋

青留草一卷

是集皆崇禎初年未第時所作辛靖江時取十年來未刻之什得詩一百八十一首附詩七首名曰青留有自序按傳稱九青今所見者二青耳

青未了集未見

砥越吟未見

茗游草未見

小寒山子詩未見

按以上四集俱見臨海縣志今姑存其目

遺文

重修靖江縣誌序

脩誌於靖而其令先有不可解者七夫左遷班睢之牒皆斷自唐虞而靖邑方建於成化七年即一代已非全史矣此其一昔之長馬馱巡簡司耳今儼然令矣而其衆殆有甚焉其民則貿貿然如故也此其二蛋人之君擯在島外會盟不列於邾莒人輒埒崇明而並稱且曰是夜郎王而扶餘國主也何以說也此其三浮山一拳也孤山一碣也而今且半為陸矣長江浩浩數萬里發源於岷而實自崑崙以外大小殊不稱山川將安攷實

乎此其四令雖小較之以文林郎官不上應列宿乎而城隍猶社伯也封典缺然則祠廟爲之不光此其五往者附庸之黑子也國書已寥寥而登又欲中分之郎藝文一編豈可盡搜斷簡此其六大川天所塹也自應隸於江北而動於江以南執手版令一載半舟航一月半參謁此其七客有進而言者曰如君言缺陷多矣靖誌可以不脩乎是示人以弱小也崇靖並駕之說又何以解焉陳子曰夫崇安得比靖崇遠在海若之鄉數百里幾於天子不得臣而靖則不然靖於金山下流是秣陵之咽喉也於君山上流是毘陵之臂指也從來孤立濤浪中而今涉隄新漲西接雉皋北接海陵爲走險長驅

之極境行將用武又文運新闢郁彬初秀芸窗之甲盾三百藝苑之虎彪六千行將用文夫靖而又安得以崇比也客曰如君言則靖宜有誌久矣而閒是誌纂於嘉靖之中葉而脫於萬厤之末季今先生爲詞壇小白又安所多讓哉陳子曰不然輝少而失學未嫺於丘索董荷之書簪筆非令權也請以謀諸野者獲而輝於觚末姑序所自起焉使後人知邑君一片苦心與荒洲一二逸事足矣客曰有說乎陳子曰有之夫江南所以薄島外者謂其繁華勝儉嗇也嗟乎繁者之終虞耗札華者之漸落奢淫天下事已見其兆矣不有樸塞一隅挺然自囿於風氣之表者乎則何反譏靖之束帛戔戔也即

云小國之君奚逐隊列我十九萃夫屹然者靖雖不肇自秦封漢甸而總三吳之則壤無一非開國讓王承家季子之所留亦無一非好戰鬬鬩好色夫差之所壞即至今四郊多壘賦額頓增小東亦告勞焉不敢避征繕也赤烏之著號坰牧之流聲一出而空冀北不可歌天馬徠乎且夫吳大帝開霸之英也岳將軍訓忠之烈也驟渚砥其前陰沙屯其後先臣有慮及此者請改縣官治之俾知禮教而今已滔滔乎江河之愈趨而愈下也可奈何客曰靖無人焉而昔既立之監今又佐之史是其修救修備之權盡在吾子矣陳子愀然曰客惡知靖之所以難治乎先此吏靖者草昧之初百度未舉凋敝

之後六事莫支宦之途指爲蠶叢鳥道以靖塞官謗一歲或三視之而遷及陳子陳子始下車復有才陳子者數下尺檄議改而之他而陳子固久持老明知足之戒守汲黯臥理之說安陽城下考之分則語人曰十步無豐草乎三戶無俊民乎七年旱而九年潦無補天石乎而陳子雪涕述道州之詠願以告上官剖肝繪監門之圖願以告我后無何而陳子惻矣鴻雁嗷嗷乎近郊也無何而陳子懼矣狐鼠乘間而竄伏也無何而陳子豈不日戒矣蠅未從而鯨且跋扈至也無何而陳子傷謗書矣鵂鶹盡見於其側也無何而陳子困二豎子矣鵩間間止坐隅也無何而陳子死而放還矣大鳥欲來會

嘉業堂刊

彝也夫陳子於靖如此而又烏能誌靖所以難治之故乎客曰誌成矣君不言誰知之者陳子曰苟言之則如東方生上書王武子爭功非自嘲即自譽雖然請言其凡也夫江而何以獨稱靖也詩曰肆其靖之曰靖其爾位書曰以嘉靖我邦國靖之義繇於與民安靖靖一方以靖四方也故曰自靖自靖自獻於先王此蕞爾者靖予觀其蚩蚩食土其青青食古而獨其眈眈者乃欲搏而食人陳子於是知所以治靖矣試一二陳而客聽之向圖總紛而入矣自條鞭法立而石壕不敢上下爲奸邑於是乎始有筦庫向捕役紛而出矣自游徼法立而虎冠不敢剝噬四出邑於是乎始有雞犬向豪右紛而多事

矣自丈量法立而烈戰籍阡不敢復爲併呑邑於是乎始有疆理猶未也四絕之變爲四封也不可忘夙備也爲之列營伍爲之畫溝壘股栗者皆援弧而先登焉邑於是乎始有扞陬猶未也靖澤國也七十二塍之舊形宛然如昨而鞠爲茂草已乎歲乃凶陳子始之而終之率惰農以鍤而餌饑農以饘湯湯洋洋布帆如繡將八十里焉平土可舟而漁矣邑於是乎始有水庸猶未也白氏之渠可聽其洩而無瀦乎小支闌入而潮汐入而齧之則立爲淤鹵自平山而來如鼎峙捐俸設牐石而門之者三而旱與潦兩無恐矣桔槔之聲盈野其徵乎邑於是乎始有版築猶未也葺輅遠矣粱木其蔞皋廡

不能蔽風雨焉洲故有書院其遺阯皆墟矣陳子用形家言離光在巽峰在郭其敢以草莽告戒邑於是乎始有陶泮猶未也江海匯而人文發皇此天意也鼓鐘有新響乎陳子憶當年讀書起自壁立而有人曰此中三十年淹矣何薄待我天下士陳子至則禱於廟爲之廣歲科額爲之拓弟子員朝肄業於程馬之堂而夕衡文於射鵰之圃怒蛙可式也駿骨可市也應夢焉丙巳之交拔茅連茹而玉筍班遂甲於上國邑於是乎始有人文猶未也海波久不揚矣己卯之秋羽烽忽告警書生膺長子之命下瀨張艅皇之威殲彼渠魁磨我盾鼻天吳九首淨滌腥風髮鬍千條望戈遠遁撫軍直指使

不嘗特以入告乎邑於是乎始有武略盩厔內書心碧
外記殺青大莫如國額而賠補幾於刓牀之膚綳莫如
囚糧而措設甚於下車之泣併六十櫃爲六收承里役
不過數月練三百人爲三驷僱鄉勇堪代選鋒鋪行之
小票日下則民不堪命矣爲定價而勒之石者平給面
發之八字經不獨革其名鋪設之上司歲易卽官亦疲
於奔命矣爲按簿而代以田者公儲私用之一歲租不
獨賴其實更可笑者靖人言蝗蟲之以祠祭也捕瘞之
務殫自陳子履畝必躬始也靖人之秋成奉之以販糴
也盍藏之有收自陳子徙木立信始也若夫一方虞芮
之質歡之使有閒田兩界梁楚之爭禁之使無怒檄賚

老於四民之中恤其無告放生一牛之故推及有知此
皆令所應盡之心應脩之職而以點綴靖之新書其可
曰此令一人事而非靖百年之事乎而陳子纔小吏何
敢遽言功成拂衣獨言老母在堂捧毛檄而未能養也
道山之符玉樓之使殆九死而巫咸招之曰歸來遂初
尙可不賦乎而陳子於是可以謝靖人矣客遂旅進於
庭曰使君能靖之杞宋之無徵若何東牲載書今日東
諸侯長也願以干江之野乘一傾帳下之衙官而陳子
復赧然釋毀曰昔之陳子强項令也今之陳子瘦腰人
也夫陳子不能以其靖終靖靖而嘗爲建樓於蕪署中
額之曰青立分而言之合而言之皆是念而已矣記自

丙子迄辛巳六載以來嘔血刳肉之一寸心不可不以一詞告之大眾併以告大江與先民焉而陳子又多言也矣其併以告後來之君子也夫崇禎辛巳孟夏上澣天台小寒山子陳函煇木叔父題於青立樓中

社選寒玉集自引

選寒玉集者爲陳眉公何无咎群千仞許令則潘木公諸社長而題之以寒玉者則黃明立先生也諸先生皆詞壇祭酒而明立以庚辰之秋年登八袠扁舟訪予江外偶見選刻梓成扶杖過予曰君子比德於玉子美有云玉山高並兩峰寒子之山寒山也盍亦以玉自珍乎予拜而受命則以予稱詩而未有當於名此詩意也夫

玉天下之至潤者也玉韞而山輝焉以有美在中矣剖而爲章其器則兢而璞已殘然而執之者有戒心因其重視此玉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氏之言曰碌碌如玉不若落落如石夫作者之心亦豈無玉石之視乎始予初學詩竟不擇題詩無論六朝以上卽唐人應制皆不得已爲之其集中最嚴投贈之篇故每自娛小柄有極簡貴者若予詩則終日應酬纍纍牛綴之以姓字矣予漸攻苦於詩又患在步步顧題昔人十九首皆意在言外幷不知題爲何而作卽初盛諸大家詞旨卓然而可以行壘逕畦推測乎若予詩卽或字字刻削而神采已索然無遺味矣及予詩漸有頭緒又患在不復

鏡題試看前賢得意詩一題到手鬚眉畢炤心口欲傳故所謂詩中有畫蓋古人欲其詩而出之以怡悅也若予則多以予作詩無復髣髴形而形贈神者矣凡此皆予詩病也予是以學之幾幾二十餘年人或謂予捷得之以及手限步而不知亦有袖穿髭斷面如死灰而不得者即如五言古一道向苦如石壁不能入迨入之又苦如鐵關不能出今漸喜出入其間則復苦矜慎意多靜恬意少而況其他諸體駸駸為應酬涉獵之具者乎予是以翦燭稱詩肅然斂衽而長太息夫作者之難夫古人皆所謂如玉者也若曰琱之琢之復歸於璞此必不得之數也詩道如江河日下邇來雖石破天驚轉令

有心人抱玉而泣無已仍返而求之於山山深則空翠萬端詩心泠泠其陰黙此中者殆無盡乎而余嘗登瓊臺雙闕寒明兩巖間未嘗以玉山炤人自炫也然則黄先生所謂成我以玉而復教我以寒其意或如此而已矣辛巳花朝日小寒山子自題於江外之寒峰閣

青精草自序

偓家有青精飯食之能好顏色使顏色好不如使詩句好顏色終歸于死詩句不死之草也人言令不可作詩潘安仁河陽懷縣題詠盈篓又言令有祕譜少飲酒多食飯彼去元淵明皆飽食終日者乎不知為令羸者獨有簿書鞭扑與催科俗字劢不可醫耳余令孤島中一

拳石千村草五十里沙而千尋怒濤時在几案之外期月後與小民休息庭無隻牘以冬餘農隙爲開圍河自東徂西恆負臿出郊勸督馬上即推敲故多治河諸什戊寅秋後虜寇內訌小臣恥之故多聞警唱和篇去年蝗退飛過界今夏遺孽再孳捕禱交竭芒鞋艮苦偶讀坡公浮雲嶺詩感而和之復有捕蝗一詠而此外則皆走筆應酬之章矣枝官閒不過不作詩作何公務句當假使青精可以卻老余家天台山上黃精亦未能恆餌何若持數首打油以傲東帶諸君子流霞一杯胡麻一匙止有加飯下有相思不素餐兮此即小寒山子服食求仙之道矣己卯孟夏日小寒山子陳函輝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 新建縣署江峰閣記

縣治中向未有閣閣之自小寒山子爲令始縣以江爲名然四周相去不啻數里而遙又限之以阡陌圍之以墉闠雖憑欄極目江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江上諸峰探聲窺人耳古之君子登高作賦望遠懷人往往窮其耳目之所至用以舒嘯而寄慨每求異代陳迹荒丘故壘悲歌徙倚而臨之故過大梁如見侯生登廣武如揖劉項其胸中皆有所存出而與山川相敵煙雲相盪非苟焉已也蘇長公淩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爲不見山故築臺焉夫爲見山而必築臺以求之此其人決非俗吏可知也若然則揮毫而吟倚柱而笑搖麈尾以

酬清論移胡牀而就芳樽於以集賓從消燕閒遂足以盡茲閣之用而攬江山之勝乎曰殆非也江自岷峨發源逶迤萬里而始至於海天險地利造物者盜默設之以劃限南北是苻氏之所不能投鞭而佛貍之所不能飛渡者也此地在三吳則爲門戶在留都則爲喉吻在淮揚則爲股肱往日萬家之聚孤懸巨浸中猶垂偏霸者之涎而來竊據者之睨矧今西北一線滄桑易改假令中原有事戎馬生於郊[illegible]三百里中平原曠野無深溝可限無高壘可憑譬如一人之身既舒臂以當豺虎之衝復坦胸以當箭鏃之集危乎不危乎往物力盛時舶場大開舳艫畢集遠而蜀賓百濟近則閩粵膠萊百

貨津通商旅饒樂令海道梗塞厲禁稽嚴渫惡不禁其外輸狡惏每肆其傍瞰兼之鹺竈失業萑苻伏叢三里之城僅栖蛋聚無組練可習無鸛鵝可擁危乎不危乎且也杼柚告空劉瘠難補徵調四出及瓜而遠戍未還刮索時聞計畝而算緡時溢逋亡久而未復追呼急而不應即爲之長吏者經年罷給餐俸倅舍每歎無魚則登斯閣也惟有瞿然慮黯然愁皇皇然認以爲籌筆之驛籌邊之樓即江山清麗終日到眼猶不能託其秀分其翠也況乎簿書圍繞鞭杖喘吁或終日無一飽之時或終夕無一枕之熟而高甍畫棟可以收雲氣而延昕日夕月之餘暉其於令也不幾於揮鞭過客之視逆旅

乎然則是得已之役也何不已諸曰吾嘗思古人矣昔諸葛孔明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皆應繩墨即一月之行不改其初蔡凝自中書遷晉陵更令左右脩治故廨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此其人豈好勞惡逸糞土財用而以博一晌之歡適哉春秋諸大夫每行軍按律好以暇整相尙郭有道所過旅舍雖一宿之暫必洒掃潔塵而後去度葛蔡兩公之意庶幾在此後之登斯閣者徘徊江天峰影之閒俛仰古今人物之感度不以余爲多事也

邑侯晏公去思碑

昨余就選人不當得縣即得縣不當得靖輩下君子有

海靖而兼恍余者往往搖其首曰君亦知萬里長江乎彼其發巴岷震夔峽奔流荆門連合九江不知幾千層折而至於斯也而竟以此地爲尾閭益淶惡俱瀉焉江窮而海見暨則島横則洲土溢則下漏颶發而蛟涎恆河沙中此爲大苦聚而何以身試險爲其長者則又教余曰是其土闊而處邃宜業多沃野宜田坎而深宜漁土之操縵而襲璞者宜訓以遜敏猶末也前令晏公有循良之轍在宜規隨宜畫守余所以慨然而來者以此及入邑問公前政大抵便單赤不便豪右便鄉三老踐更不便舞文諸猾吏便魚雅紳衿不便竿郵請託莅政僅及四月而靖搚百年之弊嚮昔之困湯火者已出而

祟之其夙爲城社者已發而驅之矣今天下無處不苦
賦而江南諸邑其瘊蠹也患在於民入其數而官不知
稽卽官示其數而民不得覩中飽者鼠雀甚壯外蔀者
煬竈甚陰公來而靖始有簿籍急縛一二巨奸負三尺
而向之以耗羨啖者以科罰餂者皆束手榅𠐭下不敢
旅進公又爲繕城隍修斥堠飭廨舍謹儲畜邑西北牙
錯通泰兎穴虎嵎懸淩難問公數軍實而詰潛宄伏莽
者皆竄去規約佐尉不假翟笑誘掖髫秉空拭鑑桃
李有蹊根莠無賴紞如之詠至今在黌泮閒而公日御
無陛玩一枰內衣三澣而安之淡然若野僧高士之寓
於斯也余來時公方讀禮家居時司度支者急賢邑道

逋掛公名遂及顯罰然逋貲不始公有涘壑是者公代之僵余憤焉於是悉搜諸蠹胥付諸法鐍匭收鏹建庫貯藏條編法立而輸納有期知單給早而數額有定差役屏迹而村壕不擾罡捕嚴懲而善良獲安皆本公美意而以張弛行之以緩急劑之其所爲不便豪右不便舞文不便竿郵請託者視公時尤甚余亦岌岌以身聽之是非毀譽不計也或曰晏公名父之子其家蓋有縣譜焉何然而亦以催科罣吏議也夫巨木不綴於岑靈鮪不宅於潦瀰瓏美綺之釁也忌在貧里彼惟不擇枳棘以爲鸞翮瑱子尤而效之殆又甚焉且不見前此飲盜泉者乎相率鼓其腹以去何兩人者沾沾焉棄農嗜

耽淡苦以井丹憐范丹也余笑曰人各有相師氣各有相類余不敢言蘭茝之氣謬通公然可以矩矱之近幸師公公仁者也又廉者也廉則久而清則長誰言之公家平仲言之也公莅此四月不爲久乃孔邇之澤推之不遠愷悌之戀釋之難諼長者如是久者不如是耶宣尼但言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膴意則必達也然而朞月三年畫然自課豈有漫無程效而大言以欺人吾不必遠引公家嬰但引東家丘足矣公尊人懷泉先生初令太平與余邑密邇炤鄰之燭至今猶光及補劇蘭陵惠愛之思三十年如一日已登南省歷清卿其精神意念無時不注厚并州然則孔庭詩

譬公固近取諸家他日勳名定相頡頏吾君之子又何
怪爲謳歌訟獄所歸哉朱君仲與偕諸同志爲公立石
而余爲述其執言之意如此嗟乎邑諸君子之爲此舉
也以親其上不以炎易凉以敦其故不以暫忘久江流
浩浩濁汰清導激發後人召杜張趙夫靖又何可薄也
公名益明別號庶庭豫章人也

告城隍文

煇奉聖天子簡書之命出宰是邑入城循職守宜謁拜
城隍廟尊神禮也諸生以祭文來曰相沿如此嗚呼此
令典也明神在上太祖高皇帝之靈實憑式之豈曰相
沿也而可以套詞報塞者哉函煇於是再拜以思思甘

六日將渡江已布下悃于大川亦曰誰司厥靖早惕然於階下也敢不肅爲文以告之夫陰陽一理也陰司歲事神爲政陽司民事令爲政同受職昊天之子而以一靖專責之雖遠在江外其報稱也愈難抑神則何弗靖之有函燀承之茲土以調燮佐神休夙夜靖共緊民是視豈唯苛政足以擾民哉其有借釐剔而生事端民弗靖其有託救寧而滋叢脞民弗靖其有急奉公而石壕之刺作民弗靖其有抱縴恤而保障之術疎民亦弗靖燀聞之諸父老實逼江處往歲泛溢不時風潮爲災廷問蕲綠野歌萇楚自去歲年始登今夏麥秋告成函燀即未服官敢忘神賜願自今以始大有與穀詒其頌小

祲與秕政俱消敢告冥冥請指水盟心以禱雖然士四民之首也邑自成化始專設文運初開陶君重先生之後亞王亞劉俱儁南宮而昭北斗郎令日者靈光在望猶有典型而已酉以來賢書未振茲當丙子丁丑之壇諸士濟濟彬彬砥志競奮燀不肖忝稱司牧以兼作人所望神靈默祈之於上帝及司文之主爲朝家廣掄俊彥以光兩榜與下走共襄靖嘉之績則詎獨燀借重而拭目焉而神之錫我庶幾邦家之光矣燀之詞蕪詞也若夫煌煌誓詞業既悉之謂之曰套則不敢也此燀心亦神心也蘋藻非馨鑒茲積悃敬於莅任之初三肅而請命焉

遺詩

客子買油歌 有引

余作客自辛酉始初用館人油盋前此皆匡家壁也癸亥秋盡夜漸長時案上星耶已乾死坐而待旦旦遣僕夫就市買之市人貴油而賤儒者悲哉客心可向誰語曷亦歌之以自告乎油油然往而忘節卽曰此客子打油腔可矣

久矣哉天地陰翳之氣埽不開山河漸漸生劫灰帝子銀河暗中織罡風吹落屋塵皆舊煤聞之尼父手提不夜燭混沌赤日再爲浴遙想在陳絕糧七晝宵爨火無煙應早宿以此有佛出世號曰日月鐙鐙煜日月之所

不及爲明明漢宮日暮新傳蠟楚子筵前赦絕纓猶有
餘光分與東家貧女紡悵悵乎夜雨短檠吟經生我爲
此情潸焉出長涕大恨飄零李白不解事古人秉燭照
夜盧胥向花前作游戲曾記更生較書天祿閣文光燭
天天帝愕夜遣太乙神人下九霄然取杖藜慰寂寞客
子搵涕發長歎世界繇來如此難憶昔少年場中學婆
馬輕與兩儀擲兩丸自誇丈夫拾取靑紫如反掌誰知
今日空彈冠空彈冠心未死十年不問是書生一日致
身見天子爲此獨嫌天台山上毋乃寂夜傍琉璃映四
壁牖中窺日管窺天縱懷牟尼寶藏無人識見說王氣
今在三吳七澤阴躡蹻擔簦辭故山東道主人憐我困

留我南園同閉關逆旅居亭誼難紀男兒有胸許知已千金報毋負溝夫不念遠迎西江水坐來懷古歌伐檀彼君子兮羞素餐感佩主人情如此敢復屢屢借鐙伴夜闌夜來暗中徒摸索曹劉沈謝俱淚落相逢各道未遇時千古英雄盡落魄且遣僕夫出買油空囊羞澀無錢留市守對僕笑其主何不尋春學蝶遊僕歸卻訴市上苦我舊市八反逵觀瀕毛種種已三十雙脚猶未到長安長安鐙市萬家火長安燭城侯相輌史書侈道金蓮送歸學士院未遇之時亦云我買油不如買一醉烏有先生堪伴青州老從事長揖笑問高帝何如主丙夜挑鐙真世諦買油不如買竹牀北窗一枕傲羲皇匡衡

既職功名薄何必鑿開東壁引隣光回首北堂之上毋
老矣倚門倚閭望遊子子不思此戴機杼紡織紬每夕傾
盡孤燈勸青史青史功名在何年毋恩未報難酬眠昔
人歸途好慟哭涕泪自淋頭私自憐自憐七尺身不向遼
東北爲憐照燿簡冊爲忠臣自憐三寸管生花未夢腸
未濟弁年惟有嵇康嬾自憐自笑還自訴世人那得知
其故此志恥與魍魅爭此身都爲儒冠誤不信儒冠解
誤人同學少年非朝紳試問當年寒窗不歲買心油幾
百斤乃知貧者士之常冬雪案夏螢囊血流手股髮懸
在梁罪年揣摩成可以出而說當世之王我以此心頓
殺姓吾大宏願願取人世華堂歌舞鐙讀盡古書千萬

卷願啟秦皇壙中人魚膏變成銀釭供高燒但願羲和
遲但願造父疾魯陽之戈倚天外上繫萬丈長繩返白
日東再啟明西長庚願化巫珠懸黑室願如高僧頂上
發寶光願如巫女雲端走電芒願登太階調玉燭願作
紅雲捧玉皇丸願油井開爲海大庇天下苦心之士加
吾余貴願容予他年成佛時長在燈王如來座前爲導
師再願誕不敢匿安得焚書一把炬火盡倉頡小兒鳥
官跡覆看求願始圖成但嫌客子人微而望輕願將天
地陰翳之氣一埽清一統萬年戴大明古云不生尼父
如長夜怪得結繩之世無油賣木叔作此買油歌豈比
齊諧志怪　寒玉集

與同門陳伯玉金渠臣朱聞玄牟子遴二十八謁座師

因懷同社下第諸兄弟　錢邦芑曰吟人一登第便輕視故交寒山古道自愛只此一題便可挽頹世風

宮袍適念布袍青茅拔蘭摧總涕零知我自應同國士

識公畢竟是遺經沁儀瑞鳳多騰藻自逆飛鴻盡鎩翮

從古賢關堪皓首考槃何怪矣沈冥　寒玉集

江上螢石新婦　在台東南臨江宋文帝嘗遣畫工圖於白團扇

未解瓊妃佩難從若夾歸翠鬟經雨亂朱檻徑雲肥茜

草宜裙帶松花學舞衣自題團扇後蕭瑟夢依稀　寒香集又見清留草

劉伶卷

有酒宜箴頌知君恥獨醒回車經巷口荷鍤信邱冥死豈人種得言猶婦可聽閉關當日飲想像只忘形 明詩綜

南屏包氏南莊 副使包涵所別業

獨創樓船水上行一天夜氣識金銀歌喉裂石驚魚鳥燈火分光入藻蘋瀟灑西園出聲妓豪華金谷集文人高才未肯甘岑寂何必逋仙與結鄰 杭州府志

道學統卷卅二